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三十回 獎能員咄嗟供內帑 趁盛會奔走覓街車

卻說那戚少甫自到了京裡，虧他渾家的能乾，劉鑿字（僉事）的幫襯，不上幾月居然充了個科員。那時劉僉事已托著國恩主知升了司長。少甫原仍住在他家裡，天天回來總有笑有說的。只那天竟變了個樣子，滿臉憂愁，不住將兩手摩擦著，像掌中有什麼決策定計的機械一般。可笑他忙了一回，還如沒忙一般，嘴裡不住咕噥著說：「這事從那裡辦去？」那位戚太太見了這個樣子，又熱心起來了，托著個水煙袋笑道：「有甚事難倒了劉爺哩，也值得這樣躊躇起來。」其光微把頭點了一點。戚太太笑道：「罷呀，怎忙得嘴都沒帶還來。你老人家有什麼事，到底也得說給人聽聽呀！像少甫般老實人，說給他聽自然沒商量的。俗語說海龍王上天還要癩頭龜來馱，可知天大本領也有沒擺佈的事。一個人想不出計較來，難道別個人便也想不出來了麼？」

其光見他笑著說著，把兩個耳環振得如八（貨）郎鼓一般，不覺心裡納罕。想：「橫豎沒法想，且講著解個悶兒也好。」便坐下道：「今天堂官交下個手諭來，著出納司預備現款七百萬，限明朝十時要齊。」戚太太搶著笑道：「呸，我道是件什麼難事，原來這些兒事也值得躊躇！錢又不是用著你的，他要多少便給多少。難道你想駁回他去麼？」其光著急道：「我的戚太太，部裡那裡來這些現款？庫藏司裡連扣住沒放的各部薪水，還不到二百萬呢。」戚太太鼓著腮膀（幫）子噴口煙道：

「財政部出去借錢，怕沒人答應麼？」其光道：「你道『財政部』三字還有信用麼？鹽務處獨立了，稅務處獨立了，交通銀行被人家攔去了。一個空衙門，幾百個飯桶，還有誰來借錢呢？」

戚太太道：「堂官為什麼不找別人去呢？」其光道：「別人都推諉了。輪到我身上，偏我又是司出納的，那裡能推諉？」

戚太太笑道：「譬如你竟把現款應期備齊，便怎麼樣呢？」

其光聽他問得奇怪，心中一動。轉念區區一個婦人罷了，有多少聰明來替人設法，左不過是口舌上便利些罷。便搖搖頭道：「那也沒有怎（什）麼，不過面子上好看些罷了。」說完立起身來。不想戚太太含著煙袋嘴兒沉吟道：「那我也不犯替你打主意了。」其光一聽忙問：「說什麼？」戚太太冷冷的道：

「七百萬的巨款，辦齊時不過得個面子，還去忙他什麼？」其光重複坐了下來，賠笑道：「譬如辦齊時，有別的希望便怎麼樣呢？」戚太太笑道：「你給我騙了。我那裡來什麼法想，要有法時，少甫還做科員麼？」其光忙立起身來道：「你果有法子教我時，少甫的科長是拿得定的。」戚太太笑道：「還說科長呢，現在的官價值幾文一斤，便強似這些，也沒什麼希奇啊！」

其光道：「這且不要計較。只須法子有效，別的都是易事。」

戚太太笑吟吟道：「前天少甫回來，不是說部裡新辦個銀行麼？」

那股款一元一元的向那些投機賭博的那裡已收足了，是不是有這件事麼（呢）？」其光聽了，喜得拍手跌足的道：「真好計較。我簡直開昏了，連眼前的事都想不到來哩。戚太太，你自聽著好消息罷！」說完匆匆的出去了。

也算是他神通廣大，奔走了一夜，到明日十點鐘時候，居然依數辦齊，請堂官點驗。堂官見了，心上一動，想不料他竟有這咄嗟立辦的本領，不覺著實獎勵了一回。其光覺得此時非常體面，便乘便請道：「這款是月計預算以外的，請明示撥入那一項下開支呢？」堂官沉吟道：「列入統理處的特別項下罷。」

其光自然明白，退了下來。不上幾日，這七百萬巨款，便發生出震驚一世的效力來。其光、其（少）甫的升官獲獎是唾餘零墨，且不必去說他。

京城裡邊受了這巨款影響，登時熱鬧起來。不要說那些劇場、酒館、公娼、私窯，處處推肩塞背熱鬧非常，便是那些駕車的驢馬也趾高氣揚，驕首奮鬣，拖著一車的新貴，氣概不凡。

有一天，驢馬市大街上有一個人奔得喘如牛息，沿著街見一個車行問一個：「有馬車沒有？」那行裡的人有的瞪著眼道：「早半月已定完了。要僱到天津去僱罷。」有的似笑不笑的道：

「有，有，要多少便多少。」旁邊一個老成的發話道：「莫把他玩罷，這幾天那裡來空馬車。有熟的大人先生們，要借一時半時或者還有，僱是沒僱處的呢。」

看官試猜這是個什麼盛會，那裡有許多人到北京來坐著車玩？原來這兩月來，從三條鐵路一條航路計算起來，進口貴人共重十八萬五千餘磅。那些貴人是非馬車不裝的，平均每車裝二百磅，須有一千餘輛馬車才裝載得完，自然要求過於供，應接不暇起來了。

這十八萬磅裡邊，單表一個人，就是那《璇璣織錦圖》的主人謝應辰。他原是個千伶百俐滑不傷雅的人，自在席上遇了長鶴山後，覺得這人性質驕慢，不宜過與懇懇，惟我避之愈慎，彼始求我愈殷。因挾著《織錦圖》，假說要漫遊秦晉。其實他何嘗動身，這句話不過是孔子鼓瑟而歌的意思罷了。果然鶴山不出所料，托人從中說合，說尚肯相贈，無事不竭力報效。不多幾日，兩方目的各自達到，一個得了幀《璇璣織錦圖》，一個卻驕從喧赫，出都作大將軍記室去了。只時局不常，變起旦夕，大將軍因時利用，便懇懇重托他做代表，來與萬世不逢之典。

應辰此時身被榮寵，又仗著昔日名士風華，一到京時，便倚仗文章，傲視親貴，高車駟馬，不可一世起來。一上京便從袖裡發出一篇歌頌贊美？皇典麗的文章來，登時傳誦天涯。他卻曉得鶴山此時已成入籠之鶴，便驅車專謁。被閹者攔住不得進去，知道強也無益，折回車來去看伯純。那時伯純正接得鶴山信後，無日不在挹芬家行樂。他是個大員，依例應該恪守官箴，深居簡出。便是偶然行樂，總得易服微行，免人指摘。那知他非但不怕人指摘，並且招搖過市，一若要人注意的一般。

這天應辰去看伯純時，家人說在挹芬家呢。想此老婆婆，興復不淺。便到挹芬家來，說是尋李大人的，便直走進去。到了內院，只聽得裡邊低吟著道：「從今拜佛燒香後，整頓全神注定卿。」便笑著揭簾進去道：「老先生好樂啊！」看時，見伯純原一人坐在那裡，並沒見挹芬，因又笑道：「老先生又探謊哩，卿既不存，神將安注？」

伯純不覺呆了一呆，見是應辰，笑著立將起來。接著裡面挹芬笑問道：「誰呀？恕奴正梳著，等回出來拜見罷。」應辰忙笑道：「不必出來，我們是絕不拘俗的呢。」說著，坐著同伯純講了幾句契闊，便向桌上翻著。見一張紙上密寫著楷書，館閣體載非常工麗，一望是老太史的手筆。正要檢起來看時，被伯純一手搶去，塞在懷中道：「你又來囉嗶了。」應辰笑道：

「敢是定情詩麼？到老風情，古人不廢，老先生又何必吝此珠玉呢？」伯純沉吟了一回，歎道：「便說他是定情詩也好。只你卻不必看這些呢。」說時挹芬已妝罷出來。應辰不住的贊了幾聲。伯純忽發狂態，吟道：「梅花倚雪越紅豔，如汝差堪共白頭。」應辰撫掌大笑。卻把個挹芬笑得不好意思，搭訕著說出幾句驚人聽聞的話來。真是：